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85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学骑自行车

□南京徐廷华

我十一二岁的时候,学会了骑自行车。那是父亲的一辆上海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有段时间,老爸一下班回来,我就握住车把,央求爸爸给我骑骑玩。

一开始,我是“掏螃蟹”,一只脚踩在左边的脚踏上,另一只脚穿过大杠,踩住右边的脚踏,上下晃动着,车轮就摇晃着向前滚动起来。后来胆子更大了,想坐在车垫上骑。可老爸的这辆车人高马大,我个儿小够不着,就悄悄请邻居张伯伯将车垫放到最低处,不敢叫老爸来弄,怕父母亲不放心。

刚开始,我不敢直接踩脚踏让车子滑行时跨上坐垫,而是先将车子歪向一侧,跨过大杠坐稳了,才握紧车把,右脚踏用力一蹬脚踏,车子缓缓而行。骑熟练了,才用力猛踩,车速也快起来。心里乐滋滋的。

一次,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弯曲小巷骑车,想显摆一下自己的车技。老远看见一位妇女,急忙拼命按响车铃,想让她避开,谁知车到跟前,紧张兮兮地一抖呵,还是撞上了那位妇女,幸亏人没被撞倒,可她菜篮子里装的鸡蛋却被我撞飞出来,滚了一地,撞碎几个。我知道自己闯祸了,赶忙下来道歉,捡起地上没碎的鸡蛋。那人看看我,见是个半大的孩子,把篮子拾起来,没叫我赔,也没责怪我,只是嘱咐我以后骑车要小心,挥挥手让我走了。我看看她,记住了她嘴角有一颗黑痣。轻轻地对她说,谢谢阿姨。

父亲去世后,我辍学进了父亲的工厂。那辆半成新的自行车母亲托人卖掉了。那时要想买辆自行车都要凭日用工业品的购货券才能买到。有的人家发的购货券达不到买自行车的数量,只好买辆旧车,我家这辆成色

烟火人间

连锁图书馆

□云南大理妙如

女儿欢欢今年10岁,酷爱阅读,几个月前她懊恼地告诉我,每次走亲访友都找不到合适的书籍看,我鼓励她自己想办法解决。

不久后的一个周末,我们按惯例去看望长辈。一进门,欢欢就抓住外公的手摇起来,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,看见对方朝她点点头,欢欢的嘴角扬得更高了。看着爷孙俩“眉来眼去”,我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,终于等到她“自投罗网”。

欢欢把我拽进外公的书房,指着大书柜的右下角,自豪地说:“妈妈,我的第一家连锁图书馆开张啦!”我仔细一看,原本放在家里的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南明回忆录》一类的历史书,神不知鬼不觉地“乔迁新居”了。女儿说周末的阅读时间比较充裕,但又经常要在外公家小住,所以她干脆让这些“大部头”转移阵地。

欢欢还计划把第二家连锁店开在经常去的大姨家,那里有比她大五岁的表姐。“妈妈,你猜,我准备在表姐家放什么书?”听到我回答世界名著后,她一本正经地给我补课:“成事的人要有经营者意识,所以开连锁图书馆,也要投其所好。”

欢欢举例,历史书放外公家,比绘本类

家庭相册

清江河畔

□南京吴月华

两节是走亲访友的好时节。曾在一个军校学习的庄班长举家回老家南通过路,看望调回或转业在南京的同学。接到季大姐打来的电话后,我驿动的心早已按捺不住。在人生的旅途中,同窗数载凝聚着无数美好瞬间,一声老同学,一辈子同窗情。

庄班长伸开她那宽厚的双臂,将我们再次拥抱。今天,听着她那亲切而又久违的声音,看着熟悉而又略带陌生灿烂的笑脸,话语依然亲切、心灵依然年轻,有历练后的成熟与稳重,有感悟人生后的平淡与豪放。昨日历历在目,一幕幕再次回放。

1980年7月,从十六岁青涩幼稚的我们,响应国家号召,从祖国的四面八方,乘坐开往宝鸡的绿皮硬座列车,历经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,踏上了那片热土。火车站广场上两辆军用卡车,把我们拉到清江河畔的益门堡,这里便是空军军医学校第四护训队。从此,我们开始了绿色军营生活和梦想,从一个个懵懂无知、年少轻狂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个热血沸腾、胸怀大志的军人。

军营里的日日夜夜,仿佛“战友之歌”又在我们的耳畔响起,战友啊战友亲如兄弟,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,同训练、同学习、同

往事随风

蛮新的车很好卖,价钱也不菲,母亲是想贴补家中的生活开支。直到1971年,家里经济好转了些,母亲才又托人,重又买了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给我骑,也还是要搭上好几张购货券才能买到。

从那以后,逢上星期日我去江浦知青屋看望母亲和弟妹时,不再乘公交、过轮渡、转长途了,而是直接骑自行车绕道南京长江大桥到江浦。去一趟来回路上要骑近四个小时,那时年轻有的是劲。有一回我去江浦要返回时,妹妹让我帮她一道插队的同学带一包生产队分的黄豆给她母亲,她家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。因为我常去江浦,和知青屋的同学们都很熟。那个同学姓熊。

回南京后的当天,我拿着小熊给我的条子,拎着一包沉甸甸的黄豆,按图索骥找到了小熊的家,开门的是她的母亲。我对小熊母亲说,这是小熊让我带回来的,她和我弟妹妹插队在一起。

忽然我看到她嘴角旁的一颗黑色的痣,顿时往事涌上了心头。这人我认识,不就是我学骑自行车时不小心撞翻了她菜篮子里鸡蛋的那个人吗?小熊母亲似乎也在打量着我,看着眼前有点面熟的小伙子,欲言又止。我不好意思地对小熊母亲说:“阿姨,你还认得我吗?”

“认得,你一进门,我就感到有点面熟。”

“是我当年学骑车撞翻了你的菜篮子,打碎了鸡蛋。”

“那也不是你故意的。也怪我没听见你的按铃声。”

等我再去江浦时,把这段故事讲给妹妹和她的同学们听,知青屋笑声一片。

更容易赢得支持,说是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,历史类更接近正统阅读。难怪老爷子一向“闲人免进”的书房重地都被攻破了。欢欢还说,她要在表姐家投放大量百科知识绘本,理由是大姨家的教育政策宽松,非常鼓励孩子与大自然链接。这类有一定深度的科普阅读绘本,既可以和表姐一起讨论,又能一同动手做做书中的小实验。

我原以为欢欢已经心满意足。结果才过了一个月,她又开始在“图书总馆”——家里的书柜前“折腾”,说还要开一家连锁店,把她的业务拓展到农村奶奶家去。欢欢对分类流程已经非常娴熟,很快,五花八门的书籍便各就各位了。她一边打包一边计划,等这个图书馆初具规模就去号召她的同学们搞公益捐赠。欢欢说自己上次回老家,发现左邻右舍小朋友家的课外书都很少。她的眼睛放着光:“我要把奶奶家变成真正的书屋!在里面给那些小弟弟小妹妹讲故事,这比他们玩大人的手机有趣多了!”

看着女儿眉飞色舞地比画着、憧憬着,我禁不住为当初放手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举动叫好。我也开始期待欢欢经营更多的“连锁图书馆”。

劳动、同休息、同吃一锅饭、同举一杆旗。战友,这亲切的称呼、这崇高的荣誉,把我们结成一个钢铁集体!

多少次梦见你,巍峨耸立的秦岭山脉环绕着的校园,营房的军号声、操场上的正步声、教室里的读书声、吃饭前的拉歌声、食堂里的帮厨声,还有那锅碗瓢勺碰撞清脆声、打靶演习的欢呼声。多少次想起你,黑板上的倒计时,墙上掷地有声的口号;跳高或跳远、打乒乓球、打羽毛球、打排球的帅气;林荫道上谈天说地,三五成群的战友。多少次想起你,校园外那条奔腾不息、清澈见底的清江河,“哗哗哗”就好像月光下的奏鸣曲,那是深情的歌谣,时而婉转悠扬,时而浅吟低唱,河岸上方风驰电掣的列车从隧道里奔驰应景而过。军校里最紧张、最快乐的莫过于紧急集合了。在睡梦中突然被紧急集合夜行军吹响的哨音惊醒,不允许开灯说话,在黑暗的五分钟内起床、穿衣,打好三横二竖的背包,全部跑到操场集合列队的情景记忆犹新。雪地里演练时,我的背包散落,鞋带松开,那狼狈沮丧羞愧的表情恍如昨日。

那些关于青春的印记,全都从封印里挣脱出来,随着十月秋风飘向宝鸡清江河畔。

想念一碗小面

□湖北宜昌刘玉新

出差在外,早餐一直对付着吃,花样虽然也多,但总吃不出故乡的味道。我习惯于早上吃一碗小面,汤汤水水,漂着葱花,稍稍点辣味,边吃边喝,一头细汗,舒爽到骨头里了。人很怪,越是吃不着就越是让人惦记,于是那一份想念就时不时地泛上心头。

家居的门前有一家小面馆,叫“早尚好”。因为谐了音,叫起来顺口,听起来亲切。有人问一声,去哪儿吃早餐?答:早尚好。抬头一看“早尚好”就在眼前,门前热热闹闹,一般的早餐店可没这么多人。

有了早上的这个好,一天就有了好心情。早尚好的面食很多,小面、凉面、花面、肉丝面、牛肉面、肥肠面、热干面、杂酱面、干拌面,一口气可以说出一长串。这些面有宽的、窄的、细的、粗的,有干的有湿的,类型齐全,特别丰富。我最喜欢吃“早尚好”的小面,家常口味。一碗素面,加点香菜拌点葱花,再煎个鸡蛋,那个香劲儿就别提了。

“早尚好”的配料比一般店要丰盛,不仅有葱蒜香菜,有泡椒豇豆,还有萝卜丁油辣子,最让人舒服的是可以随意配料,没人说你少了,不像有的店,抠抠索索,挤牙膏似的,生怕你多用了作料。其实,吃面就是吃个作料,吃一嘴味道,吃一份心情。“早尚好”可谓深谙其道,一大早就抓住了人的心思,食客们都甘愿被其俘虏。

出差的时候,早餐也去吃一碗小面,可就是吃不出“早尚好”的味道。我很纳闷:难道是“早尚好”的小面里有什么祖传秘方?

“早尚好”的店主人是个男的,五十来岁,中等个儿,一副干练的样子,话不多。见了面,总是笑着点点头,算是打个招呼。因为常去吃面,所以有种老朋友的感觉。

面馆并不大,十来张条桌,人稍多点就显得拥挤。简便的工作台上,排放着各式各样的面条、各式各样的作料,门口并排放着两只大锅,面条煮熟的时候,总会舀一勺子汤在面碗里,没见放油,却不缺油,大概就是这锅味道鲜美的高汤取了彩,远离油腻,这正合了人们的健康需求。

三四个工作人员,各有各的分工,忙得井井有条。店主人并不是甩手当掌柜,别人在忙活的时候,他也没闲着,系个围裙,主要是收拾餐桌上客人用过的碗筷和纸巾,偶尔也把客人的面送上餐桌,依然不多话,默默地干活。

面馆前停有一辆车,好几次看到店主人进货回来,自己动手搬运,一路小跑,肩头搭的一条毛巾都湿透了。看起来,他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儿。也许是年龄、经历相仿,每次看到他,我就像见到了老朋友,有一种亲切感。

昨天回家,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天早上去吃一碗小面,店主人给我端上来一碗热腾腾的小面,那种久违的味道扑鼻而来,真香!生活就是这样,一碗小面,一种习惯的味道,就滋生一份情谊。

吃完早餐出来,太阳刚刚升起,我对着马路上过往的车辆人群,轻轻道一声:早上好!

舌尖记忆

暗香

□河南焦作张君燕

傍晚出门,蓦地扑来一团香,满口满鼻都是。这自然是桂花香了。其实我有一点意外,白天时并未留意桂花开呀,也没有闻到桂花香。也许桂花蓄势已久,只待晚上怒放?或者白天太过喧嚣、吵闹,人心沸腾、浮躁,嗅不到大自然的暗中馈赠。只有在晚上,尘埃落定,一切都安静下来时,那股暗香才借着微风幽幽袭来。

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还是老样子,墨绿色的叶片挤挤挨挨,因为缺少雨水的洗礼,蒙了一层薄薄的灰,但在月光下看得不甚分明,倒像是笼了白色的轻纱。这棵桂花树在院子里长了十几年,树干粗壮,亭亭如盖,俨然是一棵树的形象。不像有些观赏性的花卉,柔柔弱弱的样子,纵然有香味,但总觉得略显微轻飘,不够扎实,韵味有余而厚重不足。

拨开繁密的叶子,这才发现桂花刚刚冒头,星星点点,并不多,如果不仔细看,确实不太容易发现。也是,如果盛放,整个院子甚至整条街道都会浸在花香里,而不是只有微风推送来的一缕香,含蓄、收敛、不可捉摸。但少有的好处,隐隐约约,似有还无,你不知道哪一口呼吸里会有香味,于是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了一种期待和惊喜。这大概也算是大自然的“留白”艺术。

夜色中,我竟真的找到了惊喜:在纵横交错的枝和叶之中,一个由枯草和小树枝搭成的鸟窝藏在其间。我是知道桂花树上有鸟窝的,白天常有一群群的麻雀落在树上,也有一些麻雀在树枝间钻进钻出,我还听到过刚孵出来的小麻雀的啼叫——小麻雀的啼叫与成年麻雀有着极大的差别,脆灵灵、嫩生生,就像婴儿的啼哭一样。我怀疑麻雀有一种神秘的能力,可以将鸟巢藏匿起来,我试着找过几次,却没有发现丝毫踪迹。有一次我似乎看到了鸟巢的一角,可不小心手一松,拨开的树枝弹了回去,待我再次拨开时,已经找寻不见了。其实麻雀平时并不睡在窝里,它们的爪子用力时才能伸开,不用力时天然就是抓树枝的状态,能够牢牢地附着在枝头上,就像长在树上的果子。它们搭建鸟窝不是为了住,而是为了孵化。我轻轻松开树枝,让它恢复原状,然后悄悄地退后几步,我可不想破坏麻雀精心挑选的住所。

月亮已至当空,如水的月光洒落下来,唯有一缕缕暗香阵阵涌来,默默流淌,渺若星河。

四时好景